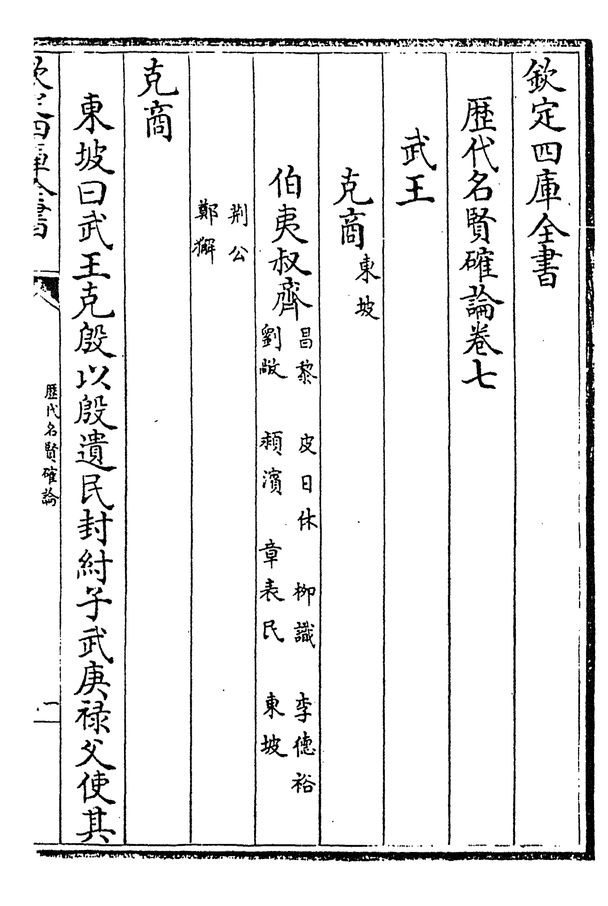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

武王

克商 東坡

伯夷叔齊 昌黎 皮日休 柳識 李德裕 劉敞 賴濵 章表民 東坡

荆公 鄭獬

克商

東坡曰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禄父使其

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嘗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茍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子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

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而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若是則巳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

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子非其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

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黄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其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伯夷叔齊

昌黎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其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

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凡一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

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皮日休曰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

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

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

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瀯然氷玉

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

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

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

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茍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奚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柳識曰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巘巖之離離

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壘纏兮胡顏一叱兮忘飢若有誚兮于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鍚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雷掃風驅

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逵雖二
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
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
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
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
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覩之事
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㝡為臣之不二

李德裕曰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

其仁孟軻美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禄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禄可矣至於聞溆媪之言輟飡薇蕨斯所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禄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

之酷避秦之禍豈止為其身而已然餐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劉敞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退而隱於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於餓死以予考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恐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以道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豈若小丈夫哉諫其

君而用則欣欣然見於色諫其君而不用則悻悻然見於色終身不向國而坐也彼所謂不食其粟者言其致為臣而去不在廩膳之列夫致為臣而去不在廩膳之列是乃所謂餓也安得采薇事乎蓋少飾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不可勝紀然夷齊為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焦疾之不忍食其粟采蔬於道而食人謂鮑焦曰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濟也於是鮑焦輟蔬吐哺立覺其處然孔子不以

為仁學者無稱焉

頼濱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丈武之王非有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丈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

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

章表民曰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撓其志而以仁義殉其身始沮武王之代紂非剛也終餓死首陽非懦也篤仁義而已夫紂爲暴君其醜行昭昭矣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非人之棄商蓋商之棄人譬隄必決焉而水流乃潰也是紂之

爲惡非湯德可能掩之也天下之怒非一人可能遏之也惟伯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謂武王宜其諫焉或謂之好異耳矣是皆未然也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爲也濟天下而絕一夫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己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者伯夷也非咎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人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其道同歸於救人所以救者不同而已故使不君者聞武王之誅則欲得其爲

君不臣者聞伯夷之諫則欲得其爲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則天下定矣噫武王之功世亦有之是功可能也與數而與者也伯夷之死今數十百千年矣前有能繼者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也是死不可能也與身而廢者也故平桀紂者莫仁於湯武而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仁於伯夷商之敗周之興伯夷所不動心焉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猶衆人之鬭鬭者既繁而力能止之所救者將不少

也

東坡論夫子爲衛君曰衛君輒也與其父爭國而子路助之故冉有疑而問焉聞伯夷叔齊之不怨何以知夫子之不爲輒也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詳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也歟故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不念舊惡不如是何惡之可念臯落之役申生若從梁餘子養之言逃而去之則復一伯夷也

荆公曰事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

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巳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

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

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濵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

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辨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太公哉

鄭獬曰特立之士有大功於聖人之教傑然喬于百世之上者後世皆得而公傳焉司馬氏作史記序七十列傳非公其傳者歟而以伯夷首之善乎司馬氏之爲史矣伯夷叔齊力於仁義有激於當世輔聖人

之教得其深者也爲之傳首豈謬哉孤竹君欲以位
授其子叔齊叔齊讓于兄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卒不
受遂更相讓而俱逃之及武王順天下號義兵以伐
紂天下無賢不肖皆曰武王是焉恐恐然恐武之不
勝獨伯夷排天下之議非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
非孝也以臣伐君非仁也武王不聽遂取商天下既
已周伯夷恥不食其粟乃餓死嗚呼一國之君民之
所奉亦已尊矣而伯夷不敢廢父之命甘於逋去天

下之讓孰加焉武王既興聖賢皆爲之助亦足以樹勳矣而伯夷不敢廢君之分而甘於餓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讓齊之心非爲齊也而爲萬世之爲國者焉諫武之心非爲武也而爲萬世之爲臣者焉故後世之爲國者子欲奪於父弟欲奪於兄交挺白刃以爭繼立者必宿慄挫縮不敢耀芒角以其有伯夷之讓然也後世之爲臣者幸國之亂以肆姦謀紾君臂而欲其位者必靦汗驚爆不敢出氣以其有伯夷之仁

然也是仁節者得不謂有大功于聖人之教者歟如天之覆健然其高也如日月之照烈然其明也而萬百千世愈高愈明義風洸然照人毛髮使爭子賊臣畏服之如是顧其功可較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至十三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

成王上

卜年卜世 孫郃

翦桐葉封弟 柳州

辨周禮田制 潁濱

周制事在末 老泉

成王周公恭信 東坡

卜年卜世

孫郃曰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求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

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災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翦桐葉封弟

柳州曰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

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于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

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觖觖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辨周禮田制

頴濱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于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

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勢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内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于諸侯曰附

庸鄭子産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國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故封而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幷有所幷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

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擭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傳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强家猶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

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畒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畒而税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于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必有國者不為也楚

爲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狭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以制廣狭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周制事在末

老泉曰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于其末而其始不爲諜失諸其始而要之其終而天下無遺事矣是故古者之制其始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盖周公營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盖常舉之於諸侯考之于大學引之於射宫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

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大學而習之于射宫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于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充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狀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此爲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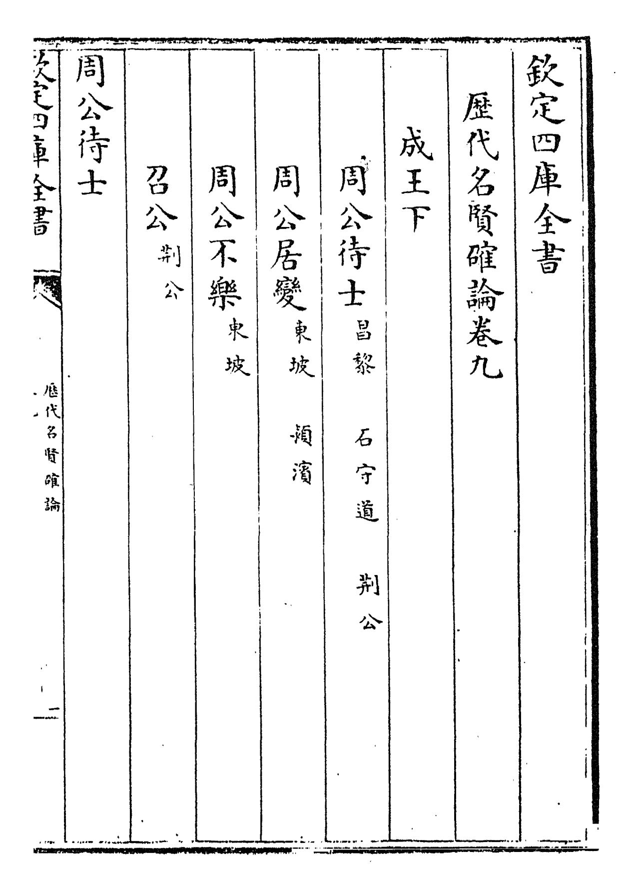
成王周公恭信

東坡曰國之將興必有繼天之主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為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為卿大夫之宗然後世世可以垂拱蒙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書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商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

之言恭者必稽馬傳説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馬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為後世先者不過于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恭王之恭也成王以

是為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為德也重於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為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

成王下

周公待士 昌黎 石守道 荆公

周公居變 東坡 潁濱

周公不樂 東坡

召公 荆公

周公待士

昌黎曰周公之爲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

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
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
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
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
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
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
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

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石守道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髪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傅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禹聖人也湯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成王方在襁褓

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為周公者皆然舜禹益與伊尹傅說所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之德不及耶

荆公曰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之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

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矣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歟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

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盖君子之為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為

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周公居變

東坡曰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

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王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即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

者之患患在于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于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盖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勲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安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吳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

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又曰伊尹既立太甲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

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辭于後世也葢周公之事無以異于伊尹然天下皆疑而不信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信服天下之心而强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變伊尹不敢有所立以召天下之亂故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

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于不得已者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佐以成王名號而輔之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爾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于其心然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所忌也以一人

之身上為天子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櫱其隙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以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有所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詐僞

之謀而絶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揺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疑惑擾攘而未決也則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深矣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頴濵曰世俗之説曰舜因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蒼梧之野周公將簒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

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盖有不得已爾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没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周公不樂

東坡曰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絶顔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材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今乃知周公之富貴反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材則亦足為樂乎此矣

召公

荆公曰漢之諸儒皆以為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悦以孔氏古文考之則召公之不悦也周公既歸政矣然召公之不悦何也曰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盖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悦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於天下之民而無負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難

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為憂也周公曰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然則召公之不悅亦周公之心也周公以為在天者其命之終吉凶吾不得而知也在人者後嗣或不修德墜厥命則吾亦不得而知也在我者吾知勉之而已則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也且以古之人君至於文武所以能保其天下國家者亦皆有賢人為佐我自今乃相與濟成王同未在位之時則可以無大責矣夫在我者君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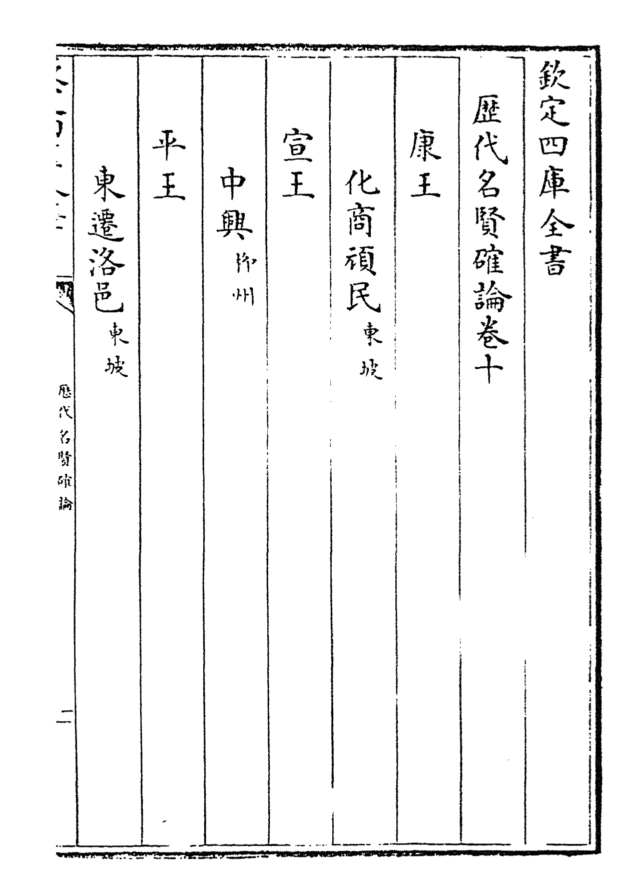
所及而當勉者也在天與人者吾如彼何哉故周公之告也亦竭其心盡其力而已所以勉且慰之也曰如周公之詰則召公可以無不悅矣然則召公之所以不及周公儻在是乎曰憂其可憂疑其可疑召公之所以不悅也憂其可憂而卒之以不憂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詰也五聲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聖賢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公為不及周公則吾于征

苗以伯翳為賢於禹也其可乎然則召公固無不恱周公之事乎曰自堯舜没至于周而賢人為衆詩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兎罝之人猶足以干城乎公侯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言其為士者亦皆有德之髦也當此之時而召公為公則其為賢亦遠矣以召公為不足以知周公也則凡在周之士大夫宜無一人知周公者矣然則周公孰與之謀而就事乎且以

召公為不賢而不足以知周公也則文武周公昌為任之至於此極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終也以召公為賢而不悅乎周公則其與之共事而不爭又不去焉何也夫聖人之所立賢人有所不能知者矣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之於孔子有所不能知者也雖然未嘗不心悅而誠服之也此其所以為賢人也如賢人之於聖人既不足以知之而又不能悅也則是聖與賢幾異類

而相反也或曰子路之于孔子嘗不悦也曰由之鄙人也何足以語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猶孔子也文武周公所以為三公與孔子所使治千乘之賦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則成王之疑周公也召公㫺為不諫曰召公坐而論道以相成王者也其朝夕所以開王心者史能悉記之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

康王

化商頑民 東坡

宣王

中興 柳州

平王

東遷洛邑 東坡

敬王

萇洪 柳州

威烈王

封趙韓魏為諸侯 溫公

通論

周之仁禮 溫公

小雅蕪周之盛衰 東坡

幽列國風宣王北伐列小雅 東坡 潁濱

文王宣王陶冶人材 荆公

化商頑民

東坡曰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為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為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

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濟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為遲速也

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茍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中興

柳州曰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蒸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鋻鍧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東遷洛邑

東坡曰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

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至于敗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未有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

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爾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宫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遷都若

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
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
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
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强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
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
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貳也
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
遷于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

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刼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萇洪

柳州弔萇洪辭曰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側兮王易為侯威强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宻兮肝膽為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髙坼陊兮舉

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
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
快于剽狡兮怛就制乎强國松柏之斬刈兮蓊茸欣
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嫛狐惴而
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
衆兮古聖人之所難剝援贏以威懾兮茲固蹈殆而
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
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虺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

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絕朅馮雲以羾翀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氷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蹈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倂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邈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

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忠甫

封趙韓魏為諸侯

温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髙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從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

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衞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

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于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
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
足矣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行也而孔
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
未有不生於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
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
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
履霜堅氷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

莫大于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獨綿綿相屬者盖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

以晉楚齊蔡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魯田常之于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于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干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幷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强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

夫三晉雖强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于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者社稷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周之仁禮

温公曰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强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其主守文武之宗祀綿綿焉久而不絶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于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于耳目浹于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

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于七纍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數百年乎

小雅兼周之盛衰

東坡曰詩之中惟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于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于君臣之際以被冒於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

禮樂文章之僃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處於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之盛衰可以僃見于此矣小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而文武之業未墜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盛衰之際者也昔之論者皆得其偏而未僃者也季札觀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

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久而未已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者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也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矣文中子乃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能病夫二子之說而後小雅之道備矣

豳列國風宣王北伐列小雅

東坡曰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蓋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於文王武王之時則王業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

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詞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潁濱曰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劲直者小雅之文也

文王宣王陶冶人材

荆公曰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

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甞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甞少矣至宣

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内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

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

有其道而已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一

二帝三代通論上

帝王世次年紀　六一

舜禹受禪　穎濵

帝王所尚　李翺　李華　穎濵　劉敞

帝王世次年紀

六一曰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

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

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

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于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説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于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歳稷契于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而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

十四世祖代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又曰今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謬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

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

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七歲是舜為玄孫年五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于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略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

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舜禹受禪

潁濱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閒岳牧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

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于書孟子葢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葢之稱舜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以能順其親使不至于姦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唯至仁能之此堯所以用舜而不疑也父子相賊姦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

禹之終皆薦人于天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狩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

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于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

帝王所尚

李翺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也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

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尚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黄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

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體而作爲之者也

李華曰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

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因而文之無害于訓又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化

而不為讖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民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

項頊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其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商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

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文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强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于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

百家詭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于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于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汎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闕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僂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補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内之廣億兆之多

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賴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賴濱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有生民以來未嘗一

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紛然而淆亂忿鬭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

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盖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世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爼備其醪醴伏俯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于屋漏繹祭于祊以爲

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饗也於是先泰稷而飯稻粱先大羮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葢以為

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强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盖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

商之質盖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劉敞曰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救野莫如恭商人尚恭恭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也同故能同不同一故能一不一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

有虞氏天下之生久矣一盛一衰一治一亂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耶凡聖王之後而至于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至于亂者非其德亂也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以革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爲無道顛覆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攻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夏也

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勇智纘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嵗紂為無道顛覆湯之典刑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商也以武王為能反湯之政也故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商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沒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恭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恭也文也

是三者之於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謂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奚以論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長幼之序此謂人之大端也人道之大端不同則不足以相讓故先王之爲禮必本于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恭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之以恭恭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恭不昭故先王著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

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蠕而動一皆離于是有隆有殺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凡正於内者則隆於忠接于外者則隆於恭旁暢曲折極意之變則隆于文唯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於恭者也未有恭而不因于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恭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於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

謂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又曰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
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
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
民而教之也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
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
於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于天下無所
不貴也在朝廷則貴于朝廷在鄉黨則貴于鄉黨在

市井則貴于市井在夷狄則貴于夷狄是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貴在朝廷則重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貴在宗族則伸之在朝廷則屈之是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者人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是以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

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所則王道成三者失其所則王道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者爵為士臣輿皂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為天子必有父雖為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在宗廟則

皆以齒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錯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以世禄多財長人而已矣則為義者必恥之為吏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曰商人貴富則是又以商之為商者殆乎秦之為秦乎者也昔者秦之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傚

於滅吾未始知秦之所以滅非蔽于商人貴富之為禍也昔者魏有天下棄親而傚於滅吾未始知魏之所以滅者非蔽于夏后貴爵為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侈親而滅制以傚于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於周人貴親為之禍也故聖王不能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起則亂豈及于虞夏商周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又曰

古者有言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教令以教民勤事云爾是非夏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其數得天于以示教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固以是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云爾是非商之道夏之末山川鬼神莫不憊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祀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是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禮

者君臣相會與國相交接相施予云爾是非周之道
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既
入定商駿奔走執豆籩受命于周廟武王於是班宗
彝分王寶奇物以懷諸侯諸侯端冕乎太學養老乎
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是為道而
尊之也若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兼覆天下
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慎也不能一廢矣故當其
尊命則雖周復夏當其尊神則雖夏由商當其尊禮

則雖商由周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令所用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用者後後者復先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豈及於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格物而非格于物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也故三王之所改者

正朔緣于歷而改律吕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于功而改官職緣于事而改及夫以性爲内以情爲外以名爲制以禮爲體此所謂道德之本也不可改也苟不可改則忠也恭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齒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于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一君

其實一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二

二帝三代通論中

湯武 范文正公

湯仁文王畏利 牛僧孺

商剛周柔 穎濱

唐虞三代建官 東坡

三代勸勉其民 穎濱

三代富而教之 六一

堯舜周公 李商隱

湯武

范文正公曰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翳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盖有國焉德加于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

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者其湯武之事歟　又曰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兌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

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爲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湯仁文王畏利

牛僧孺曰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若畏其利善以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

原意曰聖人眎生民以天下繈稺在焚溺無不挈者

然則摯而授其家乎將遂摯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徵子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虎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商剛周柔

穎濱曰商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

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久於商者數世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强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而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强也若夫商人

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周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

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强親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葢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强而魯弱魯未亡而齊先亡也書稱伊尹去

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葢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謂從湯伐桀以濟斯民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正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葢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唐虞三代建官

東坡曰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于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為泰矣至周九尺之堂山節藻棁聖人隨世而為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為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

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盖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辨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為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為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于叔向是以知

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于擇人而逸于委任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三代勸勉其民

潁濱曰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辟邪放之風起于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末成也王道之本始于民

之自喜而成于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極于孝弟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弟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强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于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于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弟

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强狠之心自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于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于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趦趄之心而閨門之内父子交忿而不和及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于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逺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于

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無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

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于詩云爾道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于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

三代富而教之

六一曰惟三代仁政之本始于井田而成于學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于人惟磨揉遷革使趨于善至于風俗成而頌聲興盖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于人者勤而入于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治必久而後致太平而為國皆至于六七百年而未已

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盖或不知本末而不備又求于速不待其成而殆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

堯舜周公

李商隱曰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絶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

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歷代名賢確論卷十二